

你喊我就答

□张军霞

小女糖糖,不满两周岁。因为我要上班,她又非常依恋我,于是我们母女之间,每天都要上演“躲猫猫”和“久别重逢”的情景剧。

所谓“躲猫猫”,就是上班离开家时,一定要躲开糖糖的视线。最开始,这是很容易办到的,只要糖糖拿出一本好看的儿童绘本,或者一包美味的小零食,就可以把女儿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。后来,这个办法渐渐失灵,她似乎有了预感,快到上班时间,我去洗脸梳头,她会跟在后面,紧紧地拉着我的衣角,就算在别的地方玩得正好,抬头看不到我,也会惊慌失措地问:“妈妈呢?妈妈呢?”弄得我每次上班时,都痛恨自己无分身术。

再来说“久别重逢”,我离家之后,糖糖在玩耍时,总会忽然问一声“妈妈呢”,然后在各个房间找一遍,连卫生间也不放过,因为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,她会用失望无比的眼神看着糖爸,然后要求他抱着自己到阳台去等妈妈。这时,如果防盗门外忽然有了脚步声,她会兴奋地跑过去,等我刚刚用钥匙打开门,她就从里面扑了出来,手上可能还拿着面团或者黏乎乎的糖果,她全然不顾,只是一味地扑过来,小脸笑得像一朵花,用甜到似乎含着蜜的声音大声喊:“妈妈,妈妈!”

如果赶上双休日,我不上班,也不用早起,糖糖睡醒的刹那,睁开眼睛发现我,立刻就笑,要过来抱我,还喃喃自语道:妈妈,妈妈。”接下来的整整一天,糖糖可

能感觉很奇怪:那个趁她看动画片或吃东西时,总是悄悄消失不见的妈妈,怎么会一直都在?于是,仿佛是为了验证这种幸福,她会时不时停下手里的游戏,大声喊妈妈。喊一声两声不过瘾,经常是她喊一声,我应一声,她再喊,我再应,就这样反反复复。

有一天,邻居来串门,我们聊起孩子,她笑着说:“我时常听你家小丫头反复叫你,你也反复应答,不累吗?你让她自己喊着玩呗。”我摇摇头说:“只要我在家,一定要应答孩子,不然这些‘妈妈’全都落到了地上,多可惜呀!”于是,糖糖反复叫妈妈,我反复应答的情形,在我们家继续一遍遍上演,成了最好的亲子互动游戏。

我上班的路上有一家养老院,天气晴好的时候,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会被护工用轮椅推出来,他们大多不说话,默默地看着行人,或者听戏曲播放机。有一天,老人们又在晒太阳,我路过时,听到一个老人反复地说:“妈妈,妈妈!”旁边另一个老人则说:“这个老太太真是糊涂了,天天盼着孩子来,盼着他来喊妈妈,就是想不起来,孩子全家都移民到加拿大去了,隔着这么远,你喊什么,孩子也听不到,就算听到了,也回不来呀……”

我忽然感觉那一声声的“妈妈”,寂寞而无力,它们像雨滴一样落到了地上,没有半点儿声息。那一刻,我回家的脚步,忽然就有几分慌乱,我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回去,推开门,我的女儿在等我,那一声声“妈妈”,像一串串的珍珠,我必须接住,不让它们落地。

的,奶奶不让打,更不让摇,硬是等桂花熟透了后,随风自然地静静地散落下来。奶奶先是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再在树阴下铺上一个大布毯,等“满地尽带黄金甲”时,用扫把小心地掸在一起,轻轻地拾起摊放在平底竹簸箕里。做枕头的桂花都是精挑细选的,朵朵花肉饱满厚实,金黄剔透。桂花被阳光晒得微烫就缩卷在一起了,颗颗硕实又轻软蓬松,等水分干透了之后,就装入沙布做成的“内胆”里,讲的是透气又透香。最后外面再套上个便于拆洗的纯棉枕套,便大功告成了。

不知不觉地离开奶奶已经快两年了,那天离开老家时,奶奶是多么不舍啊。她知道我总有离家远行的那一天,一直都在准备着桂花枕。她拿出那个没有完全攒够桂花数的桂花枕送给我时,含泪念叨着,“太快了,太快了,要是再等上一两年就好了,现在在用还好,过几年等到长成大姑娘了,就嫌小了。只能将就着用了,不过没关系的,明年再收一点,做个大一点的。”

老天总喜欢捉弄人,老家的房子当年就拆迁了,桂花树也被挖走了。大桂花枕成了奶奶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小小桂花枕,我将把它作为弥足珍贵的礼物装入人生行囊。每每枕着入眠,就好像奶奶睡在我的身旁。



木刻《柏拉图》(匈牙利)佚名

青石街 130号 NEW SUPPLEMENT

买虾记

□李志杰

“快来买呀,没得几天吃了!”听着这话,心里痒痒的。大叔卖的是河虾,与小时候在屋后清水池塘里见到的一模一样。大铁盆里有增氧机,水泡咕咕地翻,河虾活蹦乱跳,劲儿大的,蹦到地上了。“这河虾是野生的吗?”我问。大叔没立即回答,用手在虾盆里划了几下。虾们跳得更欢实了。“你瞧,多好的河虾,当然是家养的,现在哪来这么多野生的,你说对不对?”大叔是实在人,冲这句话,我买。

隔一天我来到大叔的摊位前,照例听到大叔的大嗓门,快来买呀,没得几天吃了!就这样,过了一个月,我从大叔那里也买了10多次虾,算是老相识了。我与大叔开玩笑,你这几天也太长了吧,大

叔不好意思地一笑,你看,这些虾产子了,长不大的,确实没得几天吃了!我有点不乐意了,你这不是忽悠人嘛!

这河虾确实鲜香味美,明知有忽悠的成分,我照买不误。大叔倒不好意思起来,每次称完虾,又多抓三五只给我。就这样,又过了一个月,每次走到大叔的摊位前,照例听到他在吆喝——快来买呀,没得几天吃了!

那天我又走到大叔的摊位前,说:称15元河虾,今天最后一次买了。大叔认真对我说:这回是真没得几天吃了!

第二天,我买菜时竟然没看到大叔出摊。第三天,大叔出摊了。不过,老远听到他这样吆喝,快来买呀,个个大的基围虾,没得几天吃了!

看来这河虾确实是没得多了,基围虾上市了。

炖菜核

□傅炳立

秋热干燥,烂嘴角的毛病又来了。我小时候常烂嘴角,那痛苦无字形容。母亲不会随便带我去医院,解决的方法就是多吃青菜。南京有句老话叫:三天不吃青,眼里冒火星。

秋天里的青菜品种不少,治烂嘴角最厉害的要数矮脚黄。矮脚黄吃起来清香,甜兮兮的。眼看我嘴角裂开疼得嘴都歪了,母亲大清早出门去水西门那边的菜场买矮脚黄。水西门外菜地出产的矮脚黄,跟别的城门外菜地出产的矮脚黄不同,菜棵矮,菜根白,菜心黄。棵棵菜都是鲜嫩无筋,青是青,白是白。菜洗干净控水,然后切成节,先在铁锅里烧炖好后,再搁在砂锅里,放入香菇、秋

笋、鸡脯肉片。我记得没多长时间,砂锅里浓香的气味就一阵阵散发出来。

青白浓香的炖菜核,不仅吃着透鲜,而且色味齐全。一碗上桌我几筷子伸过去,碗就见底了。

童年的事物终究会形成人执念的一部分,以后我只要烂嘴角,都会想到炖菜核。早几年母亲身体还硬朗时,到了秋天,都会做炖菜核喊我和弟妹去吃。同样的做法,但当年水西门外的一大片菜地早已建起了高楼,那种菜棵矮,菜根白,菜心黄的矮脚黄青菜也随楼消失,做出来的炖菜核味自然也就不美了。

女儿的嘴角发白开裂,我都会做炖菜核,她连吃几天说比吃药效果都好!我开心,因为我不单是在给她吃青菜,还在传承老南京的一个习俗。

微观



阳光的味道

许永礼

午后你打开惺忪的眼帘,发现阳光靠在你的肩头睡着了。梦里的阳光有点稀薄,纤弱得像一颗露珠。一只白鹭站在草叶尖上,风吹草动,它扑棱棱飞去,抖落的羽毛还在半空飘动,连同那些经夜被霜冻打枯的桐叶。

从晾晒的衣服和被单上,你怀着满心的欢喜,低头去亲吻阳光的睫毛。老屋窗台下,散漫地斜倚着半旧的红绒布的鞋垫儿,盛着满满流淌的暖阳。那一刻,你分明感觉到了温暖,它由脚底腾起,放射到四肢,传遍周身每一处细节。新切的薯片沿着屋檐的瓦片整齐地码放着,待阳光吸收了水分,红薯片就变得坚硬而香甜。母亲在唤你了,你捧起她熬好的红薯粥,为她摘去一根白发。岁月逝水,攀上额头即变成了年轮。阳光的味道,镌刻在这一切之上。

霜降

朱秀坤

主谓结构的霜降这个词,一读起来就给人以萧瑟之状、凄清之感。实际上,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,许多地方的霜降,连霜的影子都见不着呢。我的家乡在淮河以南长江北岸,也是要稍稍晚几天,才会下霜的,但也不会迟到立冬,总归还在霜降这个节气里头的。“枯草霜花白,寒窗月新影”,那结在野草上树叶上绳索上窗户上的霜花毛茸茸的,格外好看。

霜降时,也并不仅仅是无边落木萧萧之后的凋零与凄寒,东篱菊花黄,南浦芙蓉艳,最是橙黄橘绿时,更有紫蟹顶盖肥。尤其是霜降时节的大闸蟹,蟹封嫩玉双双满,壳凸红脂块块香,你就在秋风中桂阴里,大快朵颐吧。别忘了喝上三杯两盏,压压霜风要紧。

江湖菜

陈新

上周末,我们一家去大姨家作客。吃午饭了,大姨准备了两菜一汤:炒空心菜、油煎秋刀鱼和一盆汤。儿子喜欢吃空心菜,立马伸手夹一筷子。大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筷子把儿子夹的空心菜按回菜盘。“空心菜不能这样吃,你夹那么大一筷子,一盘能有几筷子呢?”说着,大姨从牙签罐里抽出一根牙签,用牙签戳了一段空心菜让我儿子张开嘴,说:“乖,吃一口饭配一段空心菜,知道吗?”接着教育我们:“回家后也应该这样吃空心菜,养成节约好习惯。”我和老婆不敢动菜了,只敢喝汤,感觉汤味道怪怪的。大姨看到我们喝汤,顺口说:“我刚才见煎秋刀鱼的油洗掉可惜,就倒些水进去,洒些葱段,煮了这道鱼鲜汤。你们喜欢,就多喝吧。”

天呢,这不正是江湖传说的“青龙过江”那道菜吗?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桂花枕

□黄万朵拉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蓄满鼻尖桂花芳香渐渐地淡了。妈妈开始张罗收拾桂花枕准备换季了,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,悠闲地趴在床上,轻轻眯上双眼,闻着那沁人的桂花香,不知不觉地就想起安吉老家的那棵桂花树。

老家的院子很漂亮,是一个典型江南私宅的“复式园林”。四周的法国冬青遮挡了黑瓦白墙的冷色,形成了一个毛茸茸的绿篱。院落内种满了杜鹃、天竺、月季、八角刺、杨梅树等苗木花草,错落有致,斜红叠翠。桂花树在庭院正中央,耸立在几块太湖石旁。它是一株硕大的金桂,枝干粗壮,树形很好,像一把张开的大伞向外伸展着。树下放了一张石桌,大人们都喜欢围坐在桌旁喝茶聊天。当然,它也是我和小妹妹平常的书桌和饭桌,更是童年欢乐闹腾的小舞台。秋天到了,奶奶经常抱着我坐在石桌旁看月亮讲故事,凉风徐徐,丹桂飘香,有一种“独坐小庭里,风送桂花香”的感觉。

奶奶年轻时心灵手巧,针线手工活做得很好,再加上她姓“金”,每件出自她手的什物,在方圆十里八村都算得上是“金字招牌”,尤其做桂花枕更是一绝。

收桂花时,我们是看不到琦君文章里摇桂花时的“桂花雨”